

1920Bt

潮州文史資料

第 十 輯

第 十 輯



政协潮州市文史资料征集编写委员会编

一九九一年六月

潮州文史资料

第十辑

(内部资料)

政协潮州市文史资料征集编写委员会编

目 录

潮州开元寺沿革史·····	马芝济整理 (1)
丁允元与潮州·····	丁身尊 (41)
关于潮州古城牌坊的分类及其式微 ·····	陈森凯 张志尧 (45)
潮州塔话·····	黄梅岑 (65)
国民党军队潮汕抗战记略·····	编者 (73)
国民党爱国抗日将领华振中传略 ·····	始兴县陈爱庭供稿 (102)
民国时期潮州各种报纸与通讯组织概况 ·····	丁亨和供稿 (109)
“大树下”的对敌斗争·····	谢 刚 (123)
潮州糖、粮业忆述·····	郑启昭 (136)
漫谈潮州裱画业·····	黄梅岑 (160)
潮州城纸遮、木屐两行业话旧·····	许振声 (166)
潮州老市招忆拾·····	陈锡龄 (171)
封面照片：潮州开元寺大雄宝殿·····	谢 逸摄

潮州开元寺沿革史

马芝济整理

潮州开元寺，这座保留着地方传统的建筑艺术、风格独特的宫殿式四合院建筑群，体现了一千二百多年前潮州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是潮州文化发展的见证。虽经历代重修，仍保持唐代风格，也有资料、实物可寻。据《唐会要卷五十·杂记第19页》载：唐“开元二十六年戊寅（738年）六月一日敕每州各以郭下定形胜，观、寺改以‘开元’为额。”宋《佛祖统记卷四十一》记：“开元二十六年，敕天下诸郡立‘龙兴’、‘开元’二寺”。明《释氏稽古略卷三》亦云：“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诏天下周郡各建一大寺，以纪年为号，额曰‘开元寺’”。据说潮州即奉敕将“荔峰”改为“开元寺”。查明万历二十二年甲午（1594年）及清康熙二十年辛酉（1681年）的两次《开元寺重修记》中，皆有“荔峰门”之名；清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年）潮州知府周硕勋题大殿楹联仍有“荔嶠”之句，信知“荔峰”之名不谬也。

查清道光《广东通志》所载，本省惠州归善县（今惠阳），雷州海康县，琼州琼山县，崖州，罗定州，德庆州临高县、陵水县等皆有“开元寺”。又云：惠州之“开元寺”东汉末叶曰“伏虎台”，晋时赐名“龙兴”，至隋文帝时敕改为“舍利道场”，开元二十八年庚辰（740年）乃赐“开元”之号。则潮州开元寺先名“荔峰”之说亦可信矣！曲江“南华寺”木雕罗汉座刻文有：“广州开元寺六祖院僧愿诚

伏为在堂母亲赵一娘舍罗汉一躯入南华寺供养，庆历八年□月。”可知广州亦曾有“开元寺”。然《广东通志》上所记之“开元寺”现均已湮没，惟潮州之“开元寺”历千余年之风风雨雨而硕果仅存，仍有实物可见，于今弥见可贵也。如大雄宝殿月台前的二座石经幢，每座高约四米，各由十八层石雕构件砌成，有八角形须弥座，座上主要雕饰有复莲、力士、双龙戏珠等图案；幢刹顶安有幢尖，雕饰莲瓣，幢身八面。大雄宝殿前东边的幢身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刻文现已多半剝蚀；西边石经幢曾被地震震损，后重修。观音阁内莲花座后壁还嵌有雕刻着奇兽珍禽、莲花瑞草的石板……。这些都是唐代遗留的珍贵文物。

潮州开元寺，历代各有称呼。宋先称“开元寺”，后因进士林绍坚舍田入寺，奉宁宗万寿龙牌于寺，岁时致祝之事，加额“祝圣道场”。今寺内金刚殿仍有“祝圣道场”匾额可见。元称“开元万寿禅寺”与“开元禅寺”，见大雄宝殿内元泰定二年乙丑（1325年）大石香炉刻文与至正六年丙戌（1346年）铜云篆铸文。明称“开元镇国禅寺”与“镇国开元禅寺”，见寺内明成化二十三年丁未（1487年）大銚磐铸文、弘治十年丁巳（1497年）林檀越龛前銚香炉铸文与万历二十二年甲午《开元寺重修碑记》；又称“开元寺”，见大殿内崇祯十年丁丑（1637年）木雕香炉刻文。明末加额“万寿宫”（清光绪二年丙子（1876年）移建“万寿宫”于本城东府巷），昔开元寺山门内上方原有额向内曰：“万寿宫”，“文革”期间被毁。清代迄今，“开元寺”与“开元镇国禅寺”两名随用。

相传开元寺“地广百亩”。明天启六年（1626年）碑谓“誌载其基址广阔，拟于府制”。然府署广度，誌乘未详，

願以年久事湮，規模失考，現僅以可尋資料、碑記和可見實物，分述“歷代重修”、“慘遭浩劫”、“寶剎重光”、“各項建置”，亦可窺一斑以見全豹也。

歷 代 重 修

潮州開元寺始建於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738年）。寺內歷代碑刻甚多，因時代久遠而磨滅散失。現存唐代遺物石經幢，字跡模糊，初建規模未有可考。據嘉靖《潮州府志》卷之八·第八頁·寺觀》載：“海陽縣開元寺在城甘露坊，唐開元間建，地基二百二十二丈六尺，田地塘八十三頃一十五畝一分四厘，糧稅四百三十石九斗二升八合七勺。”可見其規模與收入矣。余靖《開元寺記》云：“潮于嶺表為富州，開元于浮圖為冠寺”。這座宏偉的建築，經歷了三百餘年的風風雨雨，“先是寺有羅漢殿者，歲時浸深，基傾棟樑壓焉，是惧風雨何庇，乃倡是事，鼎而新之。其募資也，毋喜賔，毋羞簿，同焉者，怀异焉者，劝归于信而后已。繇是，伐材于山，埏土于陶，购工于市，而布規矩焉。金碧之飾，雕繪之巧，美梓密石厥制备焉。自釋迦金人部从至于五百羅漢之容，率飾化而像之，归于庄严而已矣。又為二楼，一儲本朝累賜太宗睿烈皇帝御書，真宗章聖皇帝及今皇帝御制一具洪鐘而對峙之。康定庚辰乃始基之，庆历癸未而告厥成。凡寺之制，完者飾之，缺者补之，廢者革之；凡五百楹，為一郡之表，三者瞻焉。既落成，踰嶺渡江，絕淮走輦下七千里以其狀來請識，岁月書示之云”（《潮州志匯編·卷十二上帙二十一·開元記·余靖》）。是知宋仁宗康定庚辰（1040年）至庆历癸未（1043年）歷三年時間而大修，當時寺里尚有五百羅漢殿。是役特建御書樓以奉太宗、真宗、仁宗三

帝宸翰，增建钟楼，重修罗汉殿，重饰释迦佛像、五百罗汉像等，并“隳者革之”，寺内尚有“凡五百楹，为一郡之表”。重修后之开元寺，“凡际圣旦令节，先期一日，文武官僚，咸习仪此中，旧匾为祝圣道场。殿宇宏敞，庭可千百人拜舞。两庑森列，仪门巍峨，可容车马，环郡内一壮观也”（《潮州府重修镇国开元禅寺》碑记）。接着，绍兴间（1131—1162年）海阳县南桂都进士林绍坚“施田一千三百七十零亩”入寺（此数字为寺内《奉宪立碑》石刻。《海阳县志卷二十七·寺观》载为“舍田六千八百四十亩入寺”，当以石刻为准），此时，开元寺建筑宏伟，寺观壮丽，香火可谓盛矣！

南宋末年，战乱频繁；接着，“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蒙古初入，毁城、杀人、劫掠文物、焚弃典籍，使古老的华夏蒙受惨重损失，潮州古城亦遭浩劫。一二七九年南宋灭亡，国事已定，又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元至治三年癸亥（1323年）潮州路总管府同知修复即于开元佛宇之后建帝师殿（见《帝师殿记》）。“泰定二年（1325年）岁次乙丑二月八日，‘奉政大夫连州知州兼劝农事徐震谨舍石香炉一座入于潮州路开元万寿禅寺永充供养者’（见开元寺元代石香炉铭文。此炉现珍藏于大雄宝殿内。炉用石灰岩石料雕制，造形独特，由六块石雕部件相迭组成；炉身通高140厘米，总重量约950斤；炉座上逐层刻着飞天、双龙抢宝、仰复莲瓣、梅鹿等八幅浮雕图案，下连八只兽头炉脚，平稳立于底层方形基座上；刀锋犀利，棱角鲜明，极其精美；更独特的是经历六百多年的香火焚烧，至今毫无缺损）。泰定五年戊辰（1328年），潮州路总管府同知宋用、判官买住又鸠工择材以寺之南隅易旧殿重建帝师殿。至正六年丙戌（1346年），

“开元禅寺首座比丘普润募缘铸造铜钣法器供养人天同圆种智”。该铜钣高138厘米,最宽处为128厘米。楷体竖书阳刻。其铭曰:

道以时鸣 警于朝夕 清静音闻 如夔拊石
觉彼参玄 尽来知识 鎮重禅林 有典有则
正面尚有梵文四字,背面亦有梵文六字。

此一时期,元节度判官余英亦舍小榕庄田一千三百二十亩入寺(见光绪《海阳县志卷二十七·寺观》与寺内《奉宪立碑》石刻)。寺遂为丛林。名为“丛林”者,盖谓众多比丘和合一处,同修圣道,众德所聚,犹如丛林,抑亦不忘原处山林之意;且此不仅有进修观感,亦特安养于老病终。古人丛林之设,良有以也。

自元入明,战乱较少,社会安定,潮州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开元寺的香火也极盛。然好景不长,“嘉靖末,倭夷入寇,村无完宇,纤民携家计安者,藉于寺中伙甚,嗣是寻以毁落,僧业窘,二十余年无有修复者”(见《潮州府重修鎮国开元禅寺记》)。所谓“嘉靖末,倭夷入寇”者,仅有史可查的,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置潮州海防馆起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倭寇劫掠潮汕复犯潮州即有十多次,故有是事也。“无何,寺运式微,群奸作蠢,强占寺地起盖房屋,招赁民居,罔利肥己。始由一二作俑,终十百效尤,甚至占诸天殿、轮藏阁、金刚座,寺前通衢填作铺店,聚赌窝娼,藏奸匿盗,呈禁祇自贾祸。前蒙邢、沈二县主追复诸天殿、轮藏阁,续蒙陆、贾二太爷拘去寺前铺,(追复)金刚座;然未斩草除根,以致原凶愈炽。”庄严肃穆、清静幽雅、雄伟壮丽之开元寺被弄成“目睹浊乱,妇女比肩,猪马蹂践,粪集气臭;人且难当,何况于神。”这是开元寺六房

宗和等呈《潮州府为恳恩剪豪强别僧俗复寺基永祝圣寿事》

（见开元寺内《潮州府奉两院并各司道批允勒石严示禁革碑记》下称《碑记》）。宗和等在呈文里续呈“求恢前代之基而乃始有宇宇也。……两旁者寺之边围也，中央者寺之腹肚也。腹肚之内杂于书室民房，如前所称，僧俗之无别，盗淫之难洁，赌博行娼优棹臂，种种衅孽，皆从此出”。建议“合行□卸复其旧基，监造方丈之外，建立乡约堂，以便有司士绅着实举行乡约以为要议。”先是海阳县县令李宾批云：

“开元寺为从古祝圣道场，誌载基址广阔，拟于府制；尺尺寸寸，罔非官地，官可得而主，僧可得而居，民不可得而据也。……屡经府县议革，复其旧址，……。”宗和等尊重现实，体恤时艰，慈悲为怀，续呈曰：“若边围之地虽系寺界，而所创庐舍非商贾之铺店，则士民之室家也；门户各立，出入殊途，僧俗不相混淆。……悯其迁徙之苦，仍与士民住，坐岁赋其租，如往年旧事，以备协济凤城驿答应按院之需。……如是则拆者非为加增所以全利而远害，留者非为溢爱因其有利而无害也”。几经周折，“据县议”、“蒙提辖道汤批”、“又奉分守道詹批”、“布政司批”、“又蒙清军驿传道藩批，仰候两院详示檄。又蒙按察司批”、“续蒙巡按御史晏批”、“并蒙带管兵巡道王批如议，……蒙此合就立石严禁为此。天启六年十二月”（以上引文均摘录于《碑记》）。自此，寺东西两边方为店铺民居矣。

经过几十年的势豪占据，居民蹂践，万历十九年辛卯（1591年）才由潮州知府徐一唯捐俸重修。《潮州府重修鎮国开元禅寺记》云：“万历庚寅，今郡侯心翁奉天子命来守是邦……久之，一日，召众僧命曰：‘沙门废塌非雅观也，因循不修，畏之何哉？’僧莫敢以对矣。曰：‘若寺毋惮

劳，我共捐资汝以成其事。’于是，护印僧如梁、住持僧道缙，奉令选修，卜吉以告鸠工。始事于万历辛卯，首复先诸天殿，次长润阁，次轮藏阁，又次两庑及荔峰门，其規制仍昔，增饬有加，度费不貲。……维是诸给（耑饬多）技效力，落成于暮冬，仅八月焉。”谓寺门为“荔峰”者，据云寺之古名也。

此次重修，大雄宝殿前月台围栏由七十八方石刻栏板组成，布局合理，独具匠心。大殿前东西两侧各嵌栏板八块，共刻“佛日增辉法轮常转，皇风永扇帝道遐昌”十六个浮雕大字，笔法近似六朝碑体，略带分隶，纯朴壮观；字旁各刻人物及图案，古意盎然。殿之左右及殿后三面石栏暨殿前月台三面石栏之嵌石共六十二方，分刻着世尊出家故事以及奇兽珍禽、莲花瑞草等图案；雕刻技法娴熟，饰纹极为古朴，庄重大方，为主殿增色不少。

天启三年癸亥（1623年）住持释宗和续建方丈厅及乡约讲堂。

由清继明，时更朝换。清世祖顺治丁酉年间（1657年）兵巡惠潮道宪曾弘暨总镇刘伯祿及府县文武官员捐金兴修何处没有详明，见碑刻《檀荫千载》）。“未几庚子（1660年）潮处滨海，鲸窟生波”（按：当指庚子春三月郑成功复攻潮州）。清廷命镇海将军王国光统八旗官兵驻潮，“捐俸兴修前后殿宇，石柱栏楯，次第维新。”“迨甲寅（1674年）潮变兵燹之下（按：当指康熙十三年春三月耿精忠叛清子闽，潮州总兵刘进忠响应之），金碧销沉，斯寺侵侵剥落。”康熙十九年庚申（1680年），潮州知府林杭学倡修开元寺，计有寺门、东西两廊、大雄宝殿、藏经楼、地藏阁等处。但不久却发生了豪强勒占开元寺施田之事。因宋时林绍坚、元时余英施田

入寺极盛，皆绘像配祀寺中，一岁两值忌辰；康熙三十四年三月初七日，林绍坚后裔以失祭为由起衅，余英后裔附之，勒占施田，为海阳县知县金一凤清复，并“勒碑永远为记”（见《奉宪立碑》）。接着，因康熙五十七年戊戌（1718年）五月二十八日飓风拔木，六月初八日地震有声、八月再颶，藏经阁及两序僧廊俱倒，壁瓦翻风，败檐笑月；古佛悲风雨之飘摇，诸天叹栖息之欠妥；潮州知府张白谦“于康熙六十一年壬寅（1722年）发俸金命僧鳩工起，至雍正甲辰（1724年）夏四月次第告竣（见寺内碑刻《檀荫千载》）。

何期此时，开元寺僧罔知戒律，无所不至。雍正六年，“恭逢圣皇临御，特颁谕旨清查僧道”（《勒石》），将不法僧道分别驱逐还俗，以肃僧规；将寺产暨查充公，合寺僧行，仰赖官给口粮香灯。

雍正十一年癸丑（1733年），海阳县知县龚崧林重修开元寺。计有照墙、寺门、天王殿、丹墀、东西两廊、大雄宝殿等处。其《重修开元寺碑记》云：“于照墙也，视旧而广之一丈七尺，宽一丈六尺，高以二尺有奇，俾履其庭者如遵蕩平之道，造高明之域焉。于大门也，旧有三楹，为增其二，更广之三丈二尺；于仪门也，旧十一楹中，七楹更造之，左右四楹补葺之；丹墀则广拓者六尺，皆甃以石，中殿则因旧制而修饰润色也；而东西两庑二十八楹（按：应作三十八楹。据康熙二十年重修记中云：‘长廊三十八间’，现亦三十八间），造与修适得半，增而广者四尺”。此次重修后，开元寺面貌焕然一新。乾隆元年（1736年），延罗浮僧密因开堂说法，其徒静会嗣为主席，戒律森严，四方衲子云集；遇国家庆典及朔望宣讲律令，文武僚属集寺行礼，重为合郡首刹。“乾隆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奉署布政使司潘宪牌，

乾隆五年閏六月初五准，惠潮嘉兵备道庞移称：‘乾隆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据开元寺僧古传呈称：潮郡开元寺创自唐代，为一郡丛林首善之地，前僧素行，无赖宗风废堕。恭逢圣皇临御，特颁谕旨清查僧道，给发度牒，辨别汉蕃。荷蒙叩郡宰官招古传为本寺当家，延请方丈和尚古如主法开堂说戒，接待十方，人多粮少，饘粥不敷。伏查开元寺田，先为豪强侵没，雍正六年蒙升道宪楼据绅士呈请将现存田亩归县经收，岁中量给香灯口粮，其余悉充公用，本寺十分拮据。嗣因开元寺旧僧维从原管本寺田租，查知海、揭二邑各佃隐匿田亩尚多，呈蒙恩宪分檄行查归寺瞻众。……计共田貳百捌拾肆亩玖分肆厘，园壹百貳拾壹亩肆分玖厘伍毫，田种伍石肆斗肆升柒合五勺肆抄；岁计收租谷壹千貳百壹拾捌石零玖升叁合，租银柒拾捌两柒钱二分零毫肆丝肆忽。寺田粮重租轻，除完粮外合之官给口粮仅足敷用。僧系弱门，诚宪今口榆寺之祖，异日复为棍徒隐匿，辜负宪恩，势得呈恳仁慈恩准勒石寺中，用垂久远’。……‘维从首报海、揭二邑田亩并各佃自首田本系寺业，物各有主，理应归寺；且开元为潮名利，修其旧迹，开堂接众，官给口粮既属不敷，所有首报自首各田租应给其凑用，尚不为过。’……仰开元寺住持即便遵照宪行，立将各佃首报自首田地亩数租声勒石寺内，以垂永远，还僧管业；敢有势豪强夺以及抗租盗卖情弊，许该住持僧呈官究治。……’（见《海阳县正堂为造缴租册籲恩勒石》）。于是，密因和尚劝募善信六十余人，同捐资金，饰全寺诸佛菩萨金像。从乾隆六年辛酉（1741年）秋始，至八年癸亥（1743年）夏竣事，并立木碑记之。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年），住持静会和向重建五观堂（即斋堂），其二栋题曰：“岢（昔时）乾隆二十九年岁次甲申孟冬

吉旦，传曹洞三十七世主席传修字静会率门人幻如、都寺无也、副寺信妙、知客道崑、直岁慧珠暨闾山两序重建”。乾隆三十二年（1676年）颁赐大藏经典崇祀天下名山，潮州开元寺名列其中。静会和尚时已八十高龄，不憚劳苦，励志进京迎取钦赐宝藏（见寺内《钦赐宝藏》残碑，碑文下载已难辨认）；修建镇山门、“建初祖堂为诸耆宿六时焚修之，立崇行堂俾同住诸师在寺职事二十年以上并有功于常住者，……特列牌堂内供奉，其年月朝旦悉照祖堂一体行礼”（见《崇行堂碑记》）；接着，又于乾隆三十四年己丑重建法堂（即“方丈厅”）。其二栋题曰：“大清乾隆三十四年岁次己丑八月吉旦，钦赐宝藏，曹洞正宗三十七世开元主席传修字静会、西堂心隐字道崑率闾山两序众等重兴鼎建立。”继而西堂幻如大师于乾隆四十一年丙申（1776年）出资重修地藏阁。

从乾隆元年延密因说法，嗣以静会和尚为主席，仅有碑可考者，修建即五次之多。乾隆一朝，开元佛事可谓盛极矣！

嘉庆二年丁巳（1797年）开元寺书记无二大师妆彩四大天王像（《崇行堂碑记》）。

此后，清朝积弱不振，外侮入侵。特别是鸦片战争（1840年）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元寺气运也开始式微。寺之照墙前及金刚殿、天王殿（即头门及二门）、东西两廊等处，皆为摊贩、宰酒、说书、星卜、聚赌等杂场，嚣杂不堪。咸丰间（1851—1861年），邑人王丹亭等重修开元寺。同治三年甲子（1864年）知县杨毓虽曾示禁，但后又复炽。

光绪元年乙亥（1875年）六月，广东提督军门方耀、惠

潮嘉道宪张銑、潮州府正堂刘淮年与海阳、汕头、潮阳、揭阳、澄海、饶平、丰顺、大埔、镇平、嘉应、兴宁、福建的永定、浦城等众行商暨实叻、暹罗、叻哩吧等地华侨各行商捐资重修开元寺，至光绪三年丁丑十二月竣工，共用钱八千零十余两。这次重修，据说以为该寺尽得潮城气脉，致僧胜于俗，故将大雄宝殿斗拱降低三层，其他如山门、天玉殿、藏经楼等处亦相应降低，以之压制，迷信殊甚，惜哉！

先是寺西边之菜园、花圃及退居主持静室等被占建茶阳书院。接着，光绪三十一年甲辰（1904年）五月，惠潮嘉道倡办巡警，翌年，潮城巡警局竟占用开元寺之东廊、客堂后厅、神农殿、东嶽殿、关帝殿及云水堂等处，初祖堂及十方堂则为同年潮商成立之商会局占有（后办“乙商学校”）；不久，西廊为消防队占用。千年古刹随着清朝气数将尽而颓败矣！

辛亥革命之后，先是群雄逐鹿于潮汕；继之，粤、桂、闽、浙等各系军阀互较短长，朝夕易帜，潮州几无宁日。开元寺之兴败不但无人问津，加之天又作孽，民国七年戊午（1918年）二月十三日（农历正月初三日）潮汕大地震，该寺颓败尤甚。但此时，该寺一度成为唤起民众的革命场所。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救国运动的消息传到潮州后，金中、韩师等学校组织“学生救国联合会”，并于星期日（1919年5月22日）集合全城中小学生至开元寺召开大会，宣布成立“潮州学生救国联合会”，声援全国学生运动，动员各界同胞起来合力救国，振兴国货，抵制日货；会后列队游行。工人、农民、妇女、儿童也在短期内分别成立了“救国联合会”。当时潮州的革命种子——“潮安青年图书社”也于此时搬进开元寺内，借初祖堂，崇行堂为社址，研究新书刊，增进新

知识，介绍、讨论共产主义；寺僧释新隆也热心参加。从一九二〇年五月一日起，书社与各界救国联合会每年均于开元寺埕集合数千人开纪念会，宣传劳动节的意义，会后游行示威（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才停止）。

民国十年辛酉（1921年）开元寺告隐住持传实和尚建实兰若静室。

民国十一年壬戌（1922年）八月二日（农历六月初十日）“下午三时风初起，傍晚愈急，九时许风力愈厉，震山撼岳，拔木发屋；加以海汐骤至，暴雨倾盆，平地水深丈余”（《潮州志汇编·大事记·民国》）。开元寺殿阁受损更为惨重。于是，怡光、精光、智臻、福来诸大师与王弘愿、李沐浦诸居士等募修之，共得潮、沪、暹罗、香港等地捐资二千一百三十三两余；于是多始事，计修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大殿前两旁石经幢、禅堂西方三圣金像、佛龕及门扇等。十三年甲子（1924年）竣工；农历七月十五日徵信录出，弘愿居士序之：“潮郡开元寺建自唐时，修者屡矣……。民国七年大地震，廊庑多倾，正殿亦有损，藏经楼东偏摇摇欲堕。翌年，方丈传实发心募捐重修；会军事兴，应者寡。继而‘八二风灾’，殿瓦多揭发，余乃倡小修其尤甚者；函李沐浦居士募之，暹罗、香港及本地善信亦多来汇，而藏经楼、天王殿及正殿、后殿遂焕然一新。西方三圣金容重整，并足以启发人接引之行愿矣！是役也，总其成者为怡光法师，董其役者为高君述之……。高君习土木工程，其佣值特廉，而怡光法师每当需购灰瓦时，不惮行百数十里远路，舟者小费自理，人感其诚，多有特削其值者，故能以小数之款成较大之功也……。”从这篇《重修潮州开元寺徵信录序》中，可知此次维修之概况。

民国十四年乙丑（1925年）于寺内成立潮安县佛教会。

民国十九年庚子（1930年）该寺告隐住持智臻和尚修“不俗精舍”；监院释纯在募修十八罗汉、四大天王、二金剛像。

民国二十四年乙亥（1935年）智臻和尚续募修诸天阁及造二十四诸天漆像、韦驮菩萨塑像，并于阁下功德堂供奉水陆法会，该寺各檀越俾位定每岁春秋二时祭祀。乙亥年阴历十一月启修，丙子年中秋第一次举祭。

民国二十六年丁丑（1937年），该寺住持释纯寂募修大殿三大佛像，刚好于己卯日寇陷潮前竣工。当时，抗日烽火连天，抗日自卫团曾驻于寺内十方堂和初祖堂。

此后，潮州陷于日寇奴役之下。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七日（农历十一月十一日）中夜，藏经楼之西侧失火，上下共六间及所庋之明版经《山藏经》六千九百余册及前代寺刻各种经版万数千片全毁。潮州在日寇铁蹄蹂躏了六年零三个月之久后始得国土重光，但接着内战又爆发，货币贬值，民生凋蔽，无有重修古刹、再塑金身之谈。

一九四九年十月下旬潮州解放。由于战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城乡都有不少无业可就、无家可归的灾民与难民。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政府只能把安定社会秩序、妥善解决贫困人民的温饱问题摆在首位。一九五〇年，年已花甲的释纯信出任开元寺住持，倡倡禅农并重之风，先后得寺中诸师及诸施主之功，在寺内创设酱油加工场，经营柴炭油杂座商，并报准批给北郊农田数亩，派僧自耕，自食其力，共度难关；又获陈吕豪、林大安、袁宜之等诸居士之倡募，钞补修治寺中之雍正御刊、乾隆钦赐《大藏经》；延请慧原、定持二法师于藏经楼下开佛学讲座，佛风为之一振。纯信和

尚还聘请韩山师范学生四人和选派寺僧三人在方丈厅开办免费民众夜校（经费部分由政府补贴，余由寺方负担），为普及文化教育而出力。一九五三年（癸巳）五月，纯信和尚到北京出席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会议，并当选为理事。

胜利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各项社会改革任务后，又得陈毅同志提出的：“对文物古迹不允许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指示，一九五五年（乙未）九月二十三日广东省文化事业管理局第一次拨款开工修理天王殿部份斗拱、大梁、大雄宝殿东面殿顶及伽蓝殿等处之残坏部分；一九五六年（丙申）四月十五日又第二次拨款修建东西两廊之前半段（该寺助杉木数十根），修整照墙、大石经幢、铺砌天王殿前及中间石版，补换藏经楼下大梁、斗拱、木雕、装饰等，至年底完工。

按：天王殿内石柱皆八瓣形、剥蚀斑斑，有宋代或宋以前刻字，知此殿甚古也；石柱形式与观音阁、地藏阁及大殿周墙中之石柱相同，必同时之物也；殿之斗拱层数最多者达十一层，为各殿之冠。该年七月，华南工学院师生数十人特来测绘此殿及观音阁全部斗拱木构。其领导龙庆忠教授谓：

“寺中各部古代建筑，其保持完整程度实甲全省；斗拱之架叠，不仅俱古式之美观，且有防震作用”焉。

是年夏，住持释纯信又向海外募捐，于南郊重建大型普同塔，以利六众（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后火葬安置骨灰之处。始工于是年九月十四日（农历八月初十日），竣工于翌年丁酉（1957年）四月十五日（农历三月十四日），并于五月十一日至十二日（农历四月十二日至十三日）为“开光进塔法会”，潮汕各县及本市教徒前往参加者近千人，盛况空前。